

陳 紀 校 官 侍 郎 高 儀

學 士 陳 以 勤

不 校 官 沈 馬 忠 林 謙

書 寫 佐 士 方 廣 以 仁

周 鼎 監 生 馬 永 志

王 吳 敬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六

盡心堂

松江志堂在郡治西偏宋政和間姚舜明爲邑撫民盡敬以元豐元符斷獄制書揭之獄乾道八年令陳月山始移

置堂之中榜曰盡心取夫子所謂刑者創也創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之意後葉如英改曰琴堂今在郡治江州志彭澤縣獄有盡心堂在無倦右元一統志堂一在河南府登封縣治縣令管景文建李薦方叔爲之記一在嘉定府龍游縣提刑司王休持憲節目以一路渠堰源派鍾世及西南夷邊寨堡障道里斥堠繪之壁間輿地紀勝堂一在遂寧府潛臺一在隆興府司理廳汪藻爲之記今堂廢碑存咸淳毘陵志堂在晉陵縣治廳後西偏宋朱晦庵大全集盡心堂記予文范伯崇始任爲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藉其才秦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屬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庶勤以捷于下懇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寃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

一郡稱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葺其問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榜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縟。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意其或者古之遺言也歟。今伯崇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晝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遂喜者哉。然猶懼大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纖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爲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効。又已孚於上如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書矣。伯崇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汎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

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過於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手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曉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記楊誠齋集。畫心堂記。

鄱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清玉潔。在廟堂而百官聲。在邊鄙而四夷服。在出處而萬民仰。蓋紹興名臣之冕弁。江左人物之泰華也。由今望之。生氣凜凜。故其典刑文獻。衣被子弟。傳襲宗族。如漢韋平。如晉王謝家。芝玉而人鳳麟。今湖北憲臺檢法官張君瀛。其群從之仲李也。以達學懿文。拔奇輦流。蚤踐世科。跼美績聞。方當聖上休天大德。蹈舜好生。好選膚使。桂林唐公爲詳刑使者。又差擇語。祿如君者。以賓贊之。而詠律焉。逮之所謂志同氣合。川泳雲飛者。不在此。其將焉在。君於今年某月某日。以公廨久敝。撤而新之。於其東偏。作一燕坐。閤其上。而堂其下。扁其堂曰盡心。蓋取諸禮經。側成之戒也。不逮千里。移書謁記於萬里曰。瀛不佞生也後。仕也遐。願一就先生之下風。而亡繇。然幸與先生之李子爲僚於斯。將有請於斯斯堂也。斯名也。瀛竊願學於側成之君子焉。惟先生進之。某復之曰。盡心於刑。其戒在禮。其說在易。易之中手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夫議獄。

云者將議而入之歟。抑亦出之歟。緩死云者將緩之而求其死歟。抑亦求其生歟。惟君子之乎於中而誠於心者知之矣。此盡心之說也。昔于公之陰德其慶在定國。歐陽崇公之仁其報在六一先生。君子勉之。若君之盡心者。今益稀矣。空桑不云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君勉之。嘉泰元祀十月望記錢塘韋驥集盡心堂記。人性鈞善源於其心。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蔽。蔽性之賊也。思蔽之救也。學思之益也。曰救曰益。所以養其善也。夫學弈不志數。學射不志殺。弈射乎小如是。况其過者乎。君子奮身從仕。忠于君。澤于民。其志也。忘也。顧其所得盡澤也。顧其所得施其守也。在易之艮曰。思不出位。蓋慮有所止。則精不亂也。事不侵也。委吏東田。聖人當爲之矣。不聞會計之廢。牛羊之瘠。居其官。不以大德而棄小也。典獄之職。豈二者並。國刑輕重由之。非若穀貨之末。人命死生繫之。非如畜牧之易。今人補掾州郡。雖有理號。而類不念責。顧以卑賤自處於此焉。晝夜隕獲作謀進之計。聽訊之間。忽爲細故。甚者至於民寃不直。胥猾不制。豈不足爲君澤民之地邪。豈性不明之罪邪。是亦不思而蔽之耳。蔽孰爲大。畏權而持祿。恃智而任威。責成而偷安。蔽之大者也。上之人曰。某事必如許。某事必如許。已不審其是否而謹從之。曰不然。將病我也。是蔽於畏。

權而持祿也。如其思之不當。曰上之人則說矣。罰一監及。彼何辜哉。已之
訊已爾。情偽若是。隱伏若是。一不獲則極鞭撻以求之。曰勿違予巧。是蔽
於恃智而任威也。如其思之不當。曰古之五聽。極掠不及。雖得之猶刺宥
者三。則夫輕慮索辱楚毒而期於必從哉。微無顯聞。一切委吏治。既具則
極文以覆之。囚唯則已。不假更端以窮末究。曰恐擾乃事。是蔽於責成而
偷安也。如其思之不當。曰仲則不勞。奈何辨曲直於斷削之後哉。噫。有是
蔽者非天愚之也。不竭所有而致然也。故曰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耳。
驥治獄之三月。以東偏舊堂。易朽完破爲燕息之地。朝夕從事。退得所止。
以思以學。唯恐及蔽。且生與人同。善亦與人同。雖未能淑問如魯繇。豈不
能克吾之否。以守吾職。使園土之人自以爲不寬邪。進不進不度乎外。豈
不能一吾守而保無愧於屋漏邪。蓋不病不能。病不盡焉耳。傳曰。刑者側
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取茲言名茲堂。且爲之記。以
自發云。嘉祐三年正月十日記。李端叔濟南集盡心堂記。一人之心。與
夫千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然
不然。可不可者。無或有異。有杜櫻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
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爲然。以爲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

無性而不通。誠能奉之以惻愍之誠。持之以寬勉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自謂吾之心盡於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作矣。夫然後推之以及人。其以爲不然。以爲不可者乎。楊翟管景文爲登封大夫。爲政暮月。境內稱治。吏畏威明。民安教令。述其治効。當得善最。景文新作聽訟之堂。取傳所謂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可謂明慎欽恤而顧治者歟。民服罪罟。既陷刑辟。桁楊狴犴之間。徽纆箠楚之下。彼不能盡心者。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己。或不事事而仰成於吏。自私於己者。徇其意之愛憎。顧其身之利害。所欲脫之。則鑽毛出羽。粉飾其詞。所欲收之。則洗垢求疵。傳置其議。仰成於吏者。不能知審克而信其舞文。雖高下其平。而有所不察。不能平反而縱其驚獄。雖貸爲求。而有所不問。以是而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爲不寬。奪之者。沒齒而無怨。何可得乎。然則知一成而不可變。而盡其心。非忠厚不苟。有古昔長民之化者。曷肯如是。然君子之盡心。何獨刑罰而已哉。盡心以奉上。守靖其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宜弟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庫充牣。無追胥之擾。盡心以務農。田野墾闢。無愁嘆之聲。由是推而廣之。至纖至悉。心之所知。皆爲之。

盡。然而不治者米之有也。景文之意以謂不惟其身當然後之爲今者亦當然。不惟爲今者當然。凡邑之有職事者亦當然。不惟此邦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於官。雖百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於是屬贊皇李薦爲之記。王藻浮溪集洪州右獄盡心堂記。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冀。六至春秋時。其國先亡。以爲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爲不然。漢于公褒安郭躬皆以決獄陰功。遭楊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世。號謂臯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乏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遽及物。若持法之乎。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爲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析獄如季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挈令輕重。訊報爰書。不以該吏。平反決獄。必以其情。諸羅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斷廢圖。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爲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爲王制刑者。側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至。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搖尾之下。何求而不

得者乎。亦思有禁切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怒行之。幾何其不挽乎。自射也。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爲捨福取禍。必無媿於心。然後可以樂此。周鼎記予建斯堂。名曰盡心。客有問曰。君於刑獄。常恐寬留。督促省覽。寤寐於是。蓋一成而不可變。宜君子之所盡心也。其取此乎。予應之曰。然。又或問曰。予究竟性理。脫離生戚。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豈謂是歟。予應曰。然。問者曰。何處而會言。乃詰余曰。夫創物。今名。必有所主。既取刑成。又曰知性。一名二義。果孰從乎。且郡縣獄未決之獄。而憲司覆已成之案。與其審覆於既行。孰若詳讞於未斷。方其未斷也。孜孜矜謹。則於事有濟。及其已行也。則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能再全。雖有明察。尚何益焉。故在郡縣。謂之盡心可也。而於憲司。亦曰盡心可乎。予曰。噫。予亦未究其本矣。予蒞事未幾。諭令郡縣申議疑獄。指日而待報。聞有淹留。聞有擅決。設或失當。則出者可以追坐。無至於惠奸。而入者如編配之。尚能改正。使冤者有伸。夫不惠奸。則惡人知懲。寬者伸。則善人斯安。爲政之道。莫大於此。况郡縣所及者。才境內。而憲司所被者。十三州。何啻十倍於此。而曰無益何也。客曰。君子盡心之義。既已聞命矣。敢問。又曰。知性者何也。余曰。心即

性也。性乃心也。施於有爲而應物者刑也。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而孟子亦曰萬物皆備於我。豈有異道哉。由此言之。則凡所謂盡心者。皆可名之。姑以二子所問者。擇焉。至於千變萬化。理亦一致。又豈止於盡心而已耶。東郡志曰。馬縣盡心堂。攝白馬事。孟防築爲鞠獄之所。郡官李升爲作記。兼同郡官吳持安題于記后。君子之於事。無所不盡心。而古人獨於刑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則知刑尤在所慎。以克爲君。皋陶作士。可以謂天下無冤民矣。而猶勅戒曰。欽哉。惟刑。舜亦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以天下言之。則事之不可忽者。固甚於獄官。隨事緩急。而爲之應者。不一。或失之詳。或失於略。其悔可以復追。其過可以自新者。有之。不害爲君子。至於刑獄一成。則失於俄頃。而終身負愧。遂至於無可奈何者。不可勝數。此不獨有識者皆知。雖塗人亦莫不然。及乎一起爲士。則或徂於勢利。或奪於憎愛。或倚法以割。或徇緣作姦。在可緩而急。當所先而後。百姓始受敝矣。其極也。則又有鑿空以求實。剝骨以求深。察其初心。豈果樂於殺人哉。厚於爲己而已。故前世如于定國。兩吉之類。號爲有陰德。往往福及數世之子孫。自漢以來。名臣以治獄多顯者。史不絕書。故士大夫益以陰德爲可尚。而不知獨豈有陰陽哉。特內外之異爾。故曰。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明者陽也。幽者陰也。事見乎明。道藏於幽。體道故無近功。立事故多後悔。是以有得於內者。必忘諸外。施德於陰者。必失於陽。雖遲速遠近不同。其爲有得則一也。故先登陷陣斬將奪旗。蒙破矢石。不避陽失。世必以爲名將。而見忌於道家。陰謀密計。以身徇物。疲精憊思。晝夜不得休息。世必以爲名臣。而不免有陰禍。此非得于外而忘諸內之効歟。世固有敦朴樂易。靖共特重。所至無赫赫之譽。爲一時所賤簡。而福履之盛。至於累世。或摧頽擁腫。抑情寡欲。忍辱含垢。視之若無能。世所謂吉祥善事者。具享之。此非失於陽則得於陰之効歟。故莊子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可謂知言矣。自非中智以上。是非兩忘。則未始不以得失爲意。使其終必有一得。則孰肯自蹈於不測之淵。惟其操之不固。恐兩失之。故謂近利爲可得。以冥冥爲可欺。此前世酷吏所以自投於死地而不悔也。夫以須臾之不忍。而受報無窮。則向所謂得者。不足以補所失。忘目前之患。而福履及於後昆。則今之所謂忘者。不足以喪吾存。如是則其進非得也。其退非忘也。雖利非福也。雖害無傷也。在我所擇而已矣。白馬於滑屬邑中。號爲難治。孟君攝事數月。囹圄屢空。一境遂以無事。暇日營堂於廳之西。爲鞠蹴之所。且以盡心名其堂。郡官李升喜而

爲之記 余既得與孟君從事其始也特知其有才及見其不以細故事
外爲急慨然有哀矜庶獄之意猶以爲未也又爲堂以表之朝夕觀焉然
後又知孟君所存在此而不在彼誠能慎終如始則陰德未可量也樂爲道
之雖然孟君之去有時來者無窮入其門升其堂視其榜由是以思必有
一得雖有外物將不能奪吾將見一邑之民枉者得直寃者獲伸則流澤
之遠也豈止五世而已哉乃書于記後元祐元年八月九日吳安持題曹
子約昌谷集盡心堂賦壬子爲同官張汝器司理作 晉中軍司馬之冑
裔方漢持平廷尉之雲孫磊珂懷其至寶方相金玉而器與璫微墳素之
場圖方折道德使爲藩哇揭車椒方宅仁里而入禮門展肅肅穆穆威儀
抑抑方垣赫燁燁繁其有文出玉游衍上帝鑒觀方震動懸鍊頽履而聞
行紛總總有此衆庸方又伸之以中正於是乎以決曹參軍事也迺新闢
然之所居風雨此其攸降方鳥鼠此其攸去非不能聲飛跋翼索閣閣
方聖腹而丹塗毛吾法乎前賙方哀世俗之無機惟職思於盡心方率前
聖之格言戴氏舉以明刑方謂一成而不可變彼臬事必即天倫方自性
昔而固然噤上下於手方冥冥見如昧乎震耀殺戮而無見雖艱朴不可
弛於家方矧邦典其持重朝寧然然于雅行方失德而欽恐懿克辭之盡

水兮難。裾履與須。緣彼何人斯兮。炮烙斷涉而剖賢。臯陶儼而淑問兮。白帝德之罔愆。容秦人凝脂以容兮。救火揚沸任以武健。相司冠圖土不虧體以刑人兮。慮生齒之不繁。豈猶項截舌爪甲以梧地兮。內深刺骨而外寬。真人約法於灞上兮。痛刀鉞鑽鑿之已殘。不數世改此度兮。鷹擊毛摯而虎冠。歸死囚四百之獄兮。歌七德無所慙。未再世而孽后兮。摺脅燠耳。張罪罟以羅元元。既末世之溷濁兮。撥糞壤以充幃。匪其心之不盡兮。顧西欲適蜀而東之。仰先哲之墓訓兮。歸求師而有餘。望揆予于初度兮。好懿德而束彝。見孺子休惕惻隱兮。念入井之無辜。滿堂飲酒以爲樂兮。忽一大悲泣而向隅。人命至重難生而易殺兮。斷不可復續而絕不可復蘇。思乾坤之稱父母兮。聖知化窮神則善述事而離志。忽一念之或差兮。將政刑德禮錯行而逆施。已服弁於畫地刻木兮。矧梧拳條累而倒垂。更示牘背以爲貴兮。幾置辭之不知。劾嘗將百萬軍。猶若茲兮。又况幼弱老耄與蠢愚。拘父子之訟兮。更三月而舍旃。爲國家必以考兮。豈是老之欺余。盍亦思清源正本之論乎。以爲治古則人莫觸邪及陷乎。爰又直輕其刑兮。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及盜不抵罪。吳鵠氏既失厥官兮。金天氏泯其美意。衆蒙然得以文致其說兮。謂澤吻摩牙之可恃。彼傳生議於所欲活。

方所欲陷則予死也。且上觀下獲以取媚於時好方類韓盧之攫兔米炭
納鑿之不相入方固曷足以稱大君子之門。有是心而弗能盡方疾病疴
痺亦不切於吾身。善乎龍眼之論方能自扶也。而後扶人。思余躬之博大
方寄審克於方寸。彼桃蟲之肇允方遽雄鳥之拚飛。回盜飯而參殺人方
匪余行之可迷不倚傍掠以事上。方柳士師三黜其猶未悔。敬之哉。欲明
辯而力行之。又將博學切問而近思。汪彥章詩盡心堂為張丞相題。道

林岳巖天下無。下有萬頃之重湖。群山奇變水清瀉。紫氣合沓來中區。張
公扶持宇宙了。天與此境為公娛。煙雲冲融几席上。幻出百態供朝晡。那
知公亦寓焉耳。胸中炯炯如水壺。平生忠孝心鐵石。不磨要與茲山俱。向
來卜築營草木。汲汲可嘆平泉愚。何如坐以眼為界。卷藏雲夢吞衡巫。主
人歸來頭正黑。劍履未給黃門扶。我雖忘世世不爾。唾手行取東西都。誰
云古今不相及。今見謝傳東山圖。史遷峯先主家。集曲士懷軒裳。錄寸較
得失。紛紜戰寵辱。矛盾相撞扶。大方惟達人。天遊寄虛室。卷舒儻由己。出
處要無必。時來作砥柱。一起當瘡疾。時去收龍蛇。天矯自超邁。隱見了無
礙。妙迹那可詰。我公天人姿。宿有補天術。心宜盡心理。心靜與天一。當年
風雨會黃道。賓出日乾坤方瘡痍。登炭入憂恤。神鋒指幽燕。蒲領將斧鑕。

世數有長消。忽忽謝簪戟。歸來卧林藪。通自無伸屈。慶堂示餘彥。親洒銀
筆述。聊遺野人片。千載斷妙質。定應山水觀。中與曾趣匹。仰看衝雲飛。雲
靜山翠嶺。俯躬相流水。舟楫空蕩滴。可憐天東北。狼煙暗鬱律。神州見蒼
莽。悲風爲蕭瑟。再拜頌有期。經綸勿輟鬱。天心酌民言。公再調鼎實。風寔
驅八荒。遊

正心堂

江州志。郡通判廳右有正心堂。王述建。初名吏。陽劉也。銘潼川楊子忠。往歲徙居城北。取大學

戲須一出。先正其心之義。以名堂。未嘗與時遷也。余別子忠三十餘年。子忠求余記
之。未暇也。而爲銘之。銘曰。心本中虛。在易爲離。曰麗乎正。非有它岐。譬
諸北辰。居所不動。正一而已。率制六用。不得其正。七情所移。匪心則然。不
遠復之。利欲紛紜。泊喪物則語以格言。匪笑而惑。我友揚震家學靡忘。於
衆笑時。揭名斯堂。昔者黨禍先生實與。謂潼川先生也。邇年僞論。子乃弗
顧。德與君游。三十載餘。我實愛君。不變厥初。傷者幸今。共由大道。我銘子
室。可與

存心堂

鎮江志。通判南廳。在黉門外之西。堂曰存心。林中

俱老。臨印揚應善。朔建取程純公語爲扁。師垣姚公希得爲記。潛使陸公景思
書。毋明齋劉公震孫鐵菴楊公應已。科峯李公伯玉皆爲銘之。姚希得記。

令古子男國宅生百里位雖未公卿心苟在焉譬之水派斯爲川惡知其
不澤物邪上元爲建鄴赤縣近市不翼谷所西偏舊有堂扁曰存愛蓋取
純公程子存心愛物之語歲久屋老梁馬將壓景定三年臨卽楊君應善
蒞事未暮月拂跡爬垢撤故以新易名存心其義一也廣庭闢其前方沼
疏其後生香樂意可玩可適齋心燕興與神明對景前脩之法言儼函丈
其如立昔純公主是薄且攝是邑均田塞隄脯龍折竿載諸傳記皆仁者
之爲異時嘗於令宰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其言愛物濟人謂一命之士
皆當以此存心傳哉仁言乎楊君旆賢志可尚已堂成屬記於予予曰虛
靈之府萬善皆具寂然不動之時與天地萬物爲一苟能廣而充之其仁
不可勝用仁人心也心主是則仁不主是則欲去仁存欲富貴所充詘也
嗜好所嚮也夜氣不替亡者幾何聖賢論存與不存惟於多欲寡欲上
秤亭分數蓋欲寡則虛虛則明明則油然而生者皆仁矣今夫百里之官
夫豈念不及民而常苦於簿書期會之不給由是狀邑曰難目邑曰儉敝
精神竭智力濟斯斯已矣償斯斯已矣終更而去之無異釋重荷厥或告
之曰民胞物與也徒有覺然而已鳴庠聖門任學每於令宰乎觀千室之
邑民社之寄蒲之三善武城之學愛隨試歟壹是心法縣雖剝頽吾所

存之何若。純公聖賢者流。豈欺我哉。後之登斯堂者。所貴乎體公名言。尤我實踐。其母曰力不足也。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兼權淮西總領。姚希得譔。朝議大夫。集英殿脩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陸景思書丹。并題。蓋通直郎特差。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率兵軍正。賜緋魚袋。楊應善立石。劉震孫銘。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明道先生程純公語也。先生嘗以上元簿正攝令。後人因摘存愛二字。以名堂。歲久頽圯。臨邛楊應善來爲邑。始撤而新之。小易其名爲存心。屬劉震孫書之。且述先生之旨以爲銘。銘曰。孰爲人心。心苟即仁。其端則愛。其德曰生。聖人以此守位。君子以此表人。士自一命。皆可及民。惟今之職。於民尤親。苟存心於愛物。知分殊而理均。疾病庠病。舉切吾身。賦歛必薄。徭役必輕。刑罰必省。幽枉必伸。蟲賊必去。困窮必矜。皆此念之流布。貫四時而常春。一息間斷。私欲外來。已與物隔。如越視秦野。有餓殍。里有呻吟。睹之不見。聽之不聞。作於其政。毒流害深。剥床及膚。戕業至根。虎豹不爲猛。蠹蝨不足驚。彼同胞且弗卹。而况於滂池之同吾山林之斧斤。此仁與不仁之異。而存與不存之分。今登斯堂。其輝嘉名。純公在前。毋貳爾心。楊應已銘。秦禧問。論